四庫全書

史部

寶慶四明志卷八

宋　羅濬　撰

郡志八

敘人上

明山之東三垂際海清淑之氣於是乎窮毓奇孕秀顯諸人者宜也然衣冠文物至我朝而始盛氣之所鍾亦有待而發歟

先賢事迹上

古鄭鄖句章縣隋唐以來皆更易且有初居外邑繼居府城者故不容分縣總志于此隨出次先後子孫繫其父祖非有所重輕也

夏黄公鄞人避暴秦匿山中漢高帝求之不得帝嬖戚夫人欲廢太子立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以死爭不聽太子用張良言以禮迎公公與東園公綺里季甪里先生偕至帝宴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四人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
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
太子四人為壽已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
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
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
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絶四海橫絶四
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戚夫人歔欷流涕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此四人力也後太子立

是為惠帝史記留侯世家注陳留志云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黄公三國志虞翻傳曰鄞大里人

張齊芳驃騎將軍意之子隱於慈溪之驃騎山人皆賢之遂以其父之官名其山出慈溪舊志

董黯字叔達仲舒六世孫也事母孝母疾嗜句章溪水遠不能常致黯遂築室溪濵板輿就養厥疾乃痊比鄰王寄之母以風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入骨母死慟罙切枕戈不言一日斬寄首以祭母自白

于官奏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異行召拜郎官不就由是以慈名溪以董孝名鄉吳虞翻稱之云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今子城東南有廟舊志謂即其故居則黯本鄮人也虞翻謂為句章人據其徙居慈溪言之

任光字景昇鄮人為縣主簿時海賊作孽令朱嘉將吏人出戰為賊所射傷賊突嘉前光以身障敵力戰死

嘉獲免還邑出俸厚葬之出會稽典錄

鄭雲梁宏皆句章人俱為主簿篤終始之義州里稱之一云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為主簿後以劉儁事獄死郡以狀聞旌表門閭出會稽典錄

任奕句章人為御史中丞朱育稱其為文章之士立言粲盛今有任子十卷見藝林出會稽典錄及王阮所修昌國志

王脩句章人仕順帝時為揚州從事軍變殺歴陽太守伊曜脩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人服其義出會稽典

錄

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刋約禮文及諸注說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歴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輙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諸官司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虞翻稱之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三國志本傳指為會稽山陰人按今慈溪縣之普濟寺乃澤舊居峯曰闞峯湖曰德潤湖山水猶識其姓字則澤為句章人可知

晉虞喜字仲寧少立操行博學好古郡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公車徵拜博士皆不就太寧中又以博士

徵復下詔徵辭疾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會國有軍事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旁綜廣深博聞強識宜使蒲輪紓衡以旌殊操詔曰潯陽翟湯會稽虞喜守道躭學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又不起有司議祧廟不能决朝廷遣使就諮

訪禹晉書本傳曰會稽餘姚人然喜所居乃句章之南山世目其山曰大隠見夏侯曾先地志今屬慈溪諸虞墓亦多在慈溪是時慈溪地乃句章縣亦隷會稽郡而與餘姚接境故史槩曰會稽餘姚云

張無擇句章人性篤孝父仕唐任袁州司馬卒於神龍初歸葬縣之虎胛山無擇負土營葬結廬於墓七日絶漿三年不櫛醴泉出芝草生其後官至中散大夫終和州刺史至今廟食慈溪出舊志

賀知章字季真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一日不見季真則鄙吝生矣唐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衋詔選挽郎𢈔子訴知章取舍不平徙工部肅宗為太子遷賓客授祕書監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

復拒纔十數字世傳以為寶天寶初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宫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為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為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唐書本傳所載如此然今鄞縣句章鄉小溪之馬湖有洗馬池故跡世傳以為賀監舊宅相距三里曰賀家灣其地賀姓

甚多而貧掘土得碑石率棄之今其斷石存而可識者曰會稽郡賀與府君六字而已耆老謂賀監始居此後乃徙剡川也

徐浩自稱四明山人唐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校書郎又有書譜一卷古跡記一卷出藝文志

孫郃奉化人四明才名記云孫郃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載於舊志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

臣論皆郃之作也其遠孫曰沔字元規皇朝天禧三年中進士第為人明敏果敢有材歷官至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莊獻太后服未除而禮官請用冬至日冊后沔奏請俟祥禫上封者李安世方下吏沔又言始天子躬親政事而孔道輔范仲淹皆以言事謫去令在位無敢言者天下不知安世狂誕又謂以言得罪竊為陛下惜之數日出知潭州衡山縣沔既行自惟忠憤未盡中復上書曰天下之勢常患久安而

不知其壞也比歲以來水旱荐至歲饑民愁陛下得恃以為安乎去秋以聖躬弗豫雙日既不御殿又無漢唐非時延對之事臣竊計之一歲之中加之給休是率廢三分日之一也欲萬務之舉其何由哉今深宮之中左右皆用事宦人私謁寖盛内寵並興恐非所以隆德業養壽命之原也於是又貶永州監酒其後歴知處州楚州名為左正言時元昊叛有請以五路進兵者沔以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今不思

内修備以待之乃欲盡敺精兵深入狂虜之境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使我師不得還則關中之勢不得不危此可為全計乎其後屢以言忤大臣出提點兩浙刑獄及陜西兵不利天子思沔言以為陜西轉運使就除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徙渭州復徙慶州徙陜州改河東都轉運使復知慶州元昊死子且幼國人未和諸將欲因而伐之沔獨奏曰中國以信義示夷狄奈何伐人之喪也於是詔有司趣行封册之

禮明年除知益州道中罹母憂頃之特起知永興軍不行沔先世徙寓會稽至是服闋除陝西都轉運使沔未欲遠去墳墓乞知明州許之杜正獻公衍遺之詩云四明山水饒靈粹唐有希韓覺出倫又見賢侯光乃祖社公白莊君侯遠祖諱郃暫還仁里庇斯民時皇祐三年也屬山東盜起徙知徐州至則捕羣盜盡誅之四年廣源蠻舉兵陷邕州進攻廣州公適徙秦州入見語及南事仁宗曰二府以南事不足憂也沔曰賊技與

中國殊而去巢穴遠鬬其勢未易當又盛夏瘴熱官
軍往必不利豈得不憂也沔行明日蔣偕軍以敗聞
即召沔還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得以便宜從事尋
徙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仍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
撫使寇平沔還遷給事中仁宗解所御寶帶賜之請
知杭州行至南京名為樞密副使其年契丹使來請
觀太廟樂沔建議折之曰廟樂皆歌詠祖宗功德能
留與吾祭乃可觀使者乃已張貴妃甍治喪皇儀殿

葬曰山陵謚曰恭德沔極陳不可遂罷山陵改謚溫
成旣而命讀謚册沔曰此册臣沔讀則可樞密副使
讀則不可為同列者所忌請罷除知杭州尋知青州
并州沔在杭日治姦僧猾民不少貸怨謗紛起至是
以御史彈奏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復光祿卿分司南
京尋知濠州請老以禮部侍郎致仕築居於明有詩
曰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英宗皇帝即位遷戶部
治平二年羌人數出寇詔沔知河中府旣入覲改知

慶州慶人相賀曰昔我公來前後五年羌人未嘗敢犯吾境今邊事遣起不意老幼之復見公也居數月境内大安明年徙延州道病薨謚威敏年七十一以續通鑑及王岐公所撰墓誌及樓宣獻公所跋杜正獻公詩參修

楊遣字韓道慈溪人明律曆曉兵法隱居大隱山以文學行義聞於鄉里人皆不敢道其姓名以先生目之仁宗皇帝訪天下遺逸知州事鮑軻以名聞賜粟帛嘉祐六年知州事錢公輔又表奏適高節授將仕郎

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躬捧詔書具袍笏輿從以禮起之辭不受年七十餘沒葬大隱山縣令林叔豹為立碑祠於學出舊志

杜醇慈溪人經明行修不求聞達慶歷中縣令林肇一新鄉校請公為之師不可王文公安石再為林作師說以勉之至今與楊公適並祠於縣學

樓郁字子文志操髙厲學以窮理為先慶歷中詔郡國立學其不置教授員者聽州里推擇公首應選郡人

翁然師尊之俞公充豐公稷袁公轂舒公亶皆執經焉荆國公王安石宰鄞以書致之曰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某所仰歎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廬江主簿丁母憂自嘆祿不及親絶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於家有遺集三十卷子常光孫昇弁五世孫鍔鉉鑰鏞鐄六世孫汶淮溆七世孫釆皆取世科昇字試可常子也政和七年守鄉郡廢廣德湖為田造舟艦供三韓使甚稱上意令因任睦寇猖獗備禦有方人皆

德之積官至朝議大夫贈太師封楚國公鑰字大防
昇孫也少警敏書一再讀能記誦詞章雅贍隆興初
元擢進士第明年又中教官選後用大臣薦入朝稍
遷太常博士時搢紳間好惡各異鑰歷陳後漢黨錮
唐朋黨元符黨籍之弊謂事之初生若不足較橫流
不止害不可言孝宗曰卿懼為黨耶唐世人主謂去
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嘗笑之特主聽不聰爾
光宗嗣位鑰以知温州滿奏事留中歷考功郎立左

螭登西掖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寧宗新御極内外制鑰獨當之遷給事中以平日素論正太祖東向之位知閤門事韓侂胄弄權有萌芽吏部侍郎彭龜年除職與郡鑰與林大中合詞論奏龜年舊學也伉直敢論事其可去乎乞留之經筵命侂胄以外祠上批龜年已是優異侂胄初無過尤鑰再奏若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初無過尤則龜年乃出於愛君之誠心不顧

身以進忠言豈為過乎但直臣去國自此恐無敢為
陛下出力論事者佗胄銜之三日遷天官實奪封駮
之權也趙忠定公汝愚被誣去國臺諫吕言定鼎乘
龍之夢鑰曰趙公嘗夢孝宗名對取御爐金湯瓶授
之曰朕之用卿如此謂之定鼎可乎又嘗夢立班見
白龍升天居無何上以衰服登寶位謂之乘龍可乎
如臺諫所言是欲覆人家族爾鑰親聞於趙不可誣
也聞者汗下鑰遂決去居間十有三載䖏職者再甘

心焉伲胄欲籠絡之風使自通鑰不為動更化初以翰林學士召遷吏部尚書遂簽書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以年乞身薨謚宣獻其平日游息之地曰攻媿齋故自號攻媿主人有文集一百二十卷鑰之兄曰錫字予善以材敏稱父任補官初調秀州戶掾會鎮江有軍校訴於朝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貸錢以萬計知其將訴欲殺以滅口脫身而來追者躡後出此門則死矣廟堂駭之奏得旨勅漕臣擇郡縣吏鞫之

許以棘寺推獄行時二漕使胡昉呂正已合詞以錫應選錫請械軍校以隨途中時與語鈎得其情至則索證左軍校具服誣狀三日而竣事棘寺吏跽請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當悔錫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既還白廟堂疑其速驗軍校無遁辭奏聞孝宗嘉嘆良久除監左藏庫都門遷勑令所刪定官上記平鎮江獄事遷太府丞改丞大理吏曰是為初官能決詔獄者不可欺也連治數大獄皆平允以便親

乞補外知嚴州丁父憂毁卒錀之長子潭字質夫仕至屯田郎中死之日囊無餘金文行皆能世其家樓氏世居奉化繼徙於鄞有義莊以贍族一倣范文正公之成規异之子璹字壽玉所創也據碑記及樓氏家傳

王說字應求鄞人以其學教授鄉里餘三十年熈寧九年以特恩補將仕郎爲州長史無田以食無桑麻以衣怡然自得没門人舒亶銘之先是有王致亦州閭所師至今郡庠以與楊公適杜公醇樓公郁並祠謂

之五先生云說之弟該字緼之登慶歴六年進士第王安石鄞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仕不偶官舍傍有嘉木藥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藥書之既沒歸槖蕭然惟脫葉甚富遺藁十卷長子璀字元圭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喜藏書以文稱珩字彥楚說第五子也十九歲入太學大觀三年登進士第仕至宗正少卿年八十卒有考經傳異同論三卷臆說五卷時政更張議四卷字學摭要二卷雜言三卷

和杜詩一百七十一篇勲字上達說之孫也以太學上舍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高宗東巡命為鄞宰從提舉廣南市舶以廉稱終朝散郎正已字正之勲長子也勲與妻薛氏俱沒官所羣賈念其清苦裒金錢二百萬為賻正已不受以叔祖珩任為豐城主簿連帥張澄俾對易理曹時相姻黨王鈇家豫章家舍亡瑞香花與一富民有他憾因誣之帥諷理曹文致其罪正已直之忤帥意稱疾尋醫以歸孝宗聞之既踐

祚詒以不畏彊禦節槩可嘉自泰州海陵縣召對改
合入官淳熈初訪求廉吏參政葉衡舉正已辭聘事
以聞召對上語輔臣曰王正已望之儼然即之甚温
史忠定王浩再相論朋黨事上曰葉衡既去人以王
正已為其黨朕固留之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
不以朋黨待臣下也正已凡四典郡六為部使者終
太府卿秘閣修撰致仕年七十八卒高宗山陵竣事
嘗進聖德孝感記上曰卿文似韓愈已宣付史館有

文集二十卷嘉定初被旨繳納國史院正功字承父以父任補官終朝請大夫廣西提刑正民字經父以叔祖遺澤補官終奉直大夫知安慶府皆正巳弟俱有廉名

周師厚鄞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歷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朝廷方議役書本路紛更未定且有欲為擿甲法者師厚具論四方風俗盜賊婚田獄訟簿書繁簡之所以不同則役有勞逸輕重宜亦不可以

一朝廷以為是下其說行之辰沅两州初復版圖縣官念所以備邉且欲歳發常平粟師厚謂溪猺嘯聚無常而常平之入有限不可繼宜乘事始擇曠土使戍卒且耕且守亦古法也天子然其策子鍔字兼彥中元豐二年乙科調桐城尉既而曰古者學而後入仕未聞以政學也曩時口耳剽習特以取科目爾士當以治心修身為本本立則事不足治於是官期至不赴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其指歸著而為言

必期有用旁至兵刑小學天文地理博極淹該時潞公文彥博韓公富弼温公司馬光與其舅氏蜀公范鎮皆聚洛下鍔每造詣講貫上書論邊事歷陳永樂覆敗之由神宗嘉之籍姓名於中書國子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以學官賢良薦歷官自濠州戶曹以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為政皆有綱要居漕幕則著會計錄振領圖宰縣則著日成月要歲會集守郡則著丞宣集閲其書可以知其政

矣黨議興名在籍中又以言邊事忤時宰所嚮浩然有歸志弟銖中崇寧二年進士第仕未老亦退休相與徜徉山水閒唱酬成編紹興初朝廷牽復黨人特轉中大夫將用之而老矣有奏議表啓雜文二十卷

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一卷尚書汪大猷差次之别

承宣集為一卷製序以冠其首尊之曰鄞江先生文集

陳輔字安國五世祖自福州徙居象山父大雅工詩好

為義事輔七歲誦書百卷家貧力學夜不寢置足水中以警寐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知武康縣教民以大竹絡石築海塘始免水患知安吉縣救饑活流民以千計將代邑民詣郡及使者借留使者才之命攝華亭俾求前令張若濟罪輔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守請於使者復還安吉後倅揚州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避淮波民便之管勾成都轉運司文字知邛州丞相呂公大防范公純仁欲用之會以疾卒見晁無咎所撰行狀

俞充字公達鄞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熈寜三年五月以著作郎編修中書條例累遷都撿正集賢殿修撰都提舉市易司及在京諸司庫務宰臣王珪知上欲伐夏國元豐元年八月奏充為右正言天章閣待制知慶州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環州有田與夏國相錯委而荒之充檄所部以時耕種虜不敢犯屬羌山夷嘯聚背叛充授第二將張守約以籌算且招且討有亡入夏國者三百户充又遣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

歸亡者倐上勸賞買馬之法騎馬頃增慶兵素玩恩充繩以法軍始肅然屢上取靈武之章四年六月暴卒高遵裕代之西師乃困充有奏議五卷邊說二卷藏於家以舊志所載及續通鑑參修　偉字仲寛充之叔父也元祐初為南劒州之順昌令邑民生子多不舉偉乃集耆老諭之以理且申約束曰孕者登籍邑人悔悟率以偉字名其子部使者聞於朝降詔奬諭進秩再任且許出粟以賑其蓐卧而貧者偉益懇惻宣諭朝廷好

生之意數年間賴以活者萬餘人邑士廖嶢為德政碑黃裳作邑中步雲閣亦紀其政績以循吏許之見舊志

豐稷字相之鄞人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第歷襄城穀城令韓維曾鞏相繼守襄奇之薦於朝是時兵部侍郎葉康為光化令亦有名維嘗曰豐葉二令它日必皆清近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元豐元年安燾使高麗辟為書狀官還循兩資三

年自封丘縣除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除翰林學士上數稱之稷言安禮性行淫僻師言鄙之擢在詞禁將何以訓多士儀四方乞寢成命其彈劾不避權要類如此五年除吏部員外郎時安禮為尚書右丞稷乞避安禮從之元祐二年自成都府路提刑召為工部員外郎以胡宗愈王覿薦除殿中侍御史尋遷左司諫三年親王有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官造錦地衣者稷白御史中丞胡宗愈請率僚屬言之宗愈未

決稷即獨奏劾謂二聖以節儉化天下而近屬奢侈
僭靡如此官吏輒承奉宜皆糾正其罪監察御史趙
屼時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
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矣不數日
稷徙國子司業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國
子祭酒兼侍講刑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
廣州過闕留拜吏部侍郎丐出累典大藩徽宗皇帝
即位韓忠彦言豐稷可作諫議元符三年四月拜左

諫議大夫隨遷御史中丞七月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同奏章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祖宗付陛下震之上帝命陛下誅之九月又連疏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兾大用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若果大用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

此隳矣陛下去卞不早既去又不能正典刑以明罪惡京以此窺陛下故敢愚弄朝廷玩侮國章臣恐天下有識之人豪傑之士皆解體矣既而稷登對極論鄧洵武向宗良為京幽黨陰為游揚進列要路大為國害又上疏論近習懷唐書上殿為上讀仇士良傳方讀數行上曰已諭稷為不聞者讀畢乃止十月曾布將拜相稷謂臺屬布以内侍進交通詭祕盍共論之章未上徙工部尚書尋兼侍讀建中靖國元年正

月權禮部尚書崇寧元年五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曾布言豐稷助元祐之人詆毀先政可見朋比出知越州改明州九月責授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其後敘復提舉亳州太清宮以薨謚清敏舊志所載甚畧今據續通鑑

袁轂字容直一字公濟舉進士一試於開封兩試於鄉皆第一嘉祐六年中第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知邵武軍通判杭州其為開封舉首也蘇文忠公軾實為之亞及貳郡而蘓公為守相得益驩唱酬篇什甚富

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贈光祿大夫有文集七十卷
纂通題一百卷子灼曾孫章玄孫爕洽六代孫肅甫
商七代孫衡世科相踵甫嘉定甲戌廷對為進士第
一灼字子烈仕於朝為光祿寺丞軍罷少監出知婺
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之戚黨也武斷鄉曲灼
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末召為倉部
郎面對力勸上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
泗州終朝議大夫爕字和叔少游太學以舍選中淳

熈八年進士第調江陰尉召赴都堂審察不就慶元初擢太學正時論擊道學之黨一斥十餘年尋改秩通判贛州嘉定更化召為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兼權考功郎出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入為都官員外郎歷學館兼國史實錄院陞禮部侍郎兼侍讀其在太學日延諸生訓以語孟大旨在經筵從班每竭誠意廣忠益寧宗皇帝常嘉納之修高宗實訓既進讀有旨復專修孝宗寶訓垂成而去國差

知温州力辭以煥章閣學士致仕遺奏聞贈龍圖閣
學士光祿大夫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生而魁梧博聞强記為文不立藁
登治平二年進士第授台州臨海縣尉縣負山瀕海
其民慓悍盜奪成俗有使酒逐其叔之妻者至亶前
命執之不服即斷其首以令投檄而去留詩云一鋒
不斷姦兇首千古焉知將相材丞相王安石聞而異
之欲召用會丁父憂服闋乃除審官西院主簿從秦

鳳等路提點刑獄鄭民憲相度熙河營田民憲言其宣力最多乞以減年磨勘回授之特改奉禮郎提舉兩浙常平熙寧八年十一月入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元豐二年七月論知湖州蘇軾上謝表譏切時事并上其印詩三卷時御史中丞李定御史何正臣亦攻軾詔罷軾任逮赴御史獄十二月獄成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黄州團練使本州安置亶又言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

欽劉摯等收受軾譏諷朝廷文字各罰銅二十斤亶為縣尉坐廢時張商英為御史言其材可用得改官及亶知諫院商英為中書檢正以其壻王溈之所業屬亶亶并其手簡繳進自以職在言路不受干請也四年自侍御史知雜事除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累遷試給事中直學士院御史中丞六年以論奏尚書省錄目事坐廢紹聖元年三月復通直郎管勾洞霄宫崇寧元年正月起知南康軍時方開邊蠻寇擾辰七

月除亶直龍圖閣知荆南府荆湖北路都鈐轄辰州故黔中郡歴漢唐皆建郡縣至五代始棄不通然亦有内屬者熈寧元豐開復沅誠而元祐中又棄之自是猺人恃險難制亶圖上地形募施黔土人分七路遣將授以方略斬賊首併其徒黨三千餘級俘數百人破洞百餘遂分敘浦辰溪龍潭為三以忠順首領主之既奏功朝廷又詔亶興復誠州乃進屯沅州兵未壓境而渠陽五溪降胡耳西道最為僻遠至是亦

請命天子為之告廟肆赦改誠州為靖州亶復計議築屯沅之洪江分兵江之南建若水豐山貫堡三寨靖州跨大江在飛山之東猺人出入多以為障蔽亶乃選形勝得飛山福純坡建新城最為扼要二年朝廷遣使撫問除龍圖閣待制卒于軍年六十三贈龍圖閣學士有手編元豐聖訓三卷文集百卷出續通鑑舊志載自熈河分畫蕃漢疆界還授太子中允御史裏行與續通鑑不合

姚孳字舜徒慈溪人登熈寧九年進士第歷尉掾為鼎

之桃源宰施澤於民深郡將武人怙威凌其屬孳不為屈苟利於民必求直乃已旁郡訴訟不得其平率丐於部使者付孳決之興修庠序士勸於學鄉有虎禱於社諭以文越三日虎仆於社旁奏課為天下第一部使者舉學行優異材能顯著以應元符之詔賜對稱旨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上以久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奬之孳退謁丞相論蜀利疚乞以義倉之儲收養鰥寡老疾死給衣衾斂瘞貧困有子

不舉官給乳媪丞相奏行丁家艱服闋提舉湖南常平等事上諭之曰朕施實德於民立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卿向有言故復命卿易使浙部徙江東轉運副使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校劭農桑有古循吏風卒於官夔民罷市聚哭訃聞桃源民傾貲命緇黃即生祠為祈福焉見舊志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力學有志氣少從安定胡先生受易旨入太學中元豐五年進士第出仕恪守官箴濟

以廉謹當路才之元符上書言事切中時病用事者方主黨禁錮賢士大夫籍升名於初等自是沉於選調建炎初黨禁解將召用之而山林之志已不可奪矣升自奉簡薄而勇於急人睦親䘏孤平糶振乏鄉人敬之至今猶諱升斗之字曰方斗云見監察御史顔文所撰墓志

俞夔象山人魁岸脩偉晝漁而夜讀書登元豐五年進士第舒公亶平辰沅蠻奏夔籌畫爲幕府第一終建

德宰子觀能字大任紹興初應詔詣闕上書特授德安府録參登十二年進士第時二聖尚狩沙漠九重旰食觀能衮古今君臣孝弟數十事曰孝弟類鑒上之有旨召審察授江陰軍教授改秩而卒子茂系字唐英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臨政以平允稱終和州通判見陳禾何涇樓鑰所撰志行狀

蔣猷字仲遠丹陽人中元豐八年進士第徽宗朝為御史中丞兼侍讀論令羣臣無他能惟善候伺人主意

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此風不可長人言近侍
祠禁中見路寢尚仍舊瓦木塗塈皆故暗願推廣聖
心每如此以保盈成先是內侍省乞不隸六察猷駮
正之尋按劉友端等皆降官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
滁水有鼎發民欸水鑿山以出之猷劾其妄投之才
千里外又言東南應奉花石罷用之物願一切罷之
廣東轉運使徐惕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請重寘之
法上不從乞罷遷兵部尚書改工部陞吏部以言者

罷宣和四年自祠宫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丐祠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北騎至京師欽宗受内禪上皇東廵童貫總兵扈從上皇貶貫環衛竄池州恐忤上皇意猷持詔往泣告上皇乃宣詔童貫趨貶所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奉祠建炎三年避地於明明年薨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葬於鄞其後遂為鄞人

陳禾字秀實鄞人元祐初試國子監擢第一居太學有

聲中元符三年進士甲科初調鄆州司法平反甚多部使者列薦於朝滁濰州州學教授講明經術大變其俗後由婺州教授入為太學正遷辟雍博士徽宗聞其才召對稱旨特與改秩擢監察御史遷殿院隨事獻言上愈嘉其忠直命為左正言童貫始侵預朝政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抗疏力陳漢唐之禍不可不戒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日晚上拂衣而起曰朕飢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願陛下少留容臣

罄竭愚衷上為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孰為輕重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落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為之變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節繼而貫等譖行遂罷廢斥後坐與忠肅公陳瓘交游流落江湖著書立言以垂世有論語孟子易春秋四經解行於世其文集藏於家禾父諡字康公博學

教子有法嘉祐八年登第子曦紹興八年又登第兄秉以八行舉政和八年登第世喜藏書謚之亡舒中丞亶作挽章有曰塵埃滿匣空鳴劒風雨歸舟只載書曦復為藏書記以告其後俾勿墜素業孝宗朝史忠定王浩以禾四經解進玉音嘉歎敓之祕館特官其孫正已寧宗更化之初崇奬忠節風厲四方孫鎮江府通判立已有請於朝特贈中大夫謚文介

張宏字公度鄞人元祐二年舉經明行修仕至禮部郎

中歷守建昌軍泰州澤州嘗築慈溪縣藍溪洪莊保之堰逮民至今賴之宏六世祖次宗唐會昌中為明州刺史四世祖仁皓為兵馬鈐轄使廟食於奉化茅山曰武惠四大王者是也

劉渭象山保德村人家業農奮志為學鄰里哂之不顧也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授荆門軍長林令歷官至西京留臺其讀書堂遺蹤尚存父老傳以為美談遵字繼道渭之族也博學強記尤精於經術受業者不遠

千里多所成就紹興甲子己卯兼經取士父子皆以詩舉該特恩授文學子俁字碩翁總角日誦千言為文操筆立就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改秩知華亭縣邑版賦窄率貸諸豪民由是撓政前令少善去俁謁臺府願寬假三月乃治酒政損關征不三月課入自倍逋賦以償平易近民而決事若神豪猾斂手並海有秦山鹽鐵蚌港三堰不治被旨督作蚤夜露處護田六萬畝守以圖奏孝宗大悅亟加褒賞倅紹興府

帥王希吕使者朱熹雅敬之委以諸曁蕭山荒政活民十萬知興國軍陛辭乞免蕭山廢田之税以時省繕華亭海堰禁邏兵胥吏擾沿海民船事皆施行改知岳州東宫引見守臣論常平之儲欲賣官田為糴本及宫陵祭禮等事光宗見其儀矩雍容音吐明暢注目首肯悉為奏可至郡覈四邑常賦外免其板帳鑿空者如馬草錢之類其目凡八歲減一萬一千有奇奏定為令除廣東倉時四明大饑詔移粟五萬斛

浮海賑之鄉邦賴以濟南海驛道至真陽達凌江多窮荒複嶺乃改闢大道八百里置六鋪築七庵募人居之無復蛇虎暴客之害命南雄梅循等州作叢冢瘞暴骨封州寇餘郡計不立請廢為縣乃減其漕計蠲其宿逋代其助賞銀數請著為令州遂不廢兼漕大奚山寇甚張帥司摧鋒軍與賊遇奏豫發福州水軍為之防詔從之卒賴其用遷福建憲莆田兩囚共毆一人死爭下手重輕經七推歷數年未決被旨往

鞫之以為兩人本謀共毆非謀共殺夜黑安能自知下手先後而孰能辨之奏俱免死除直祕閣召除尚書吏部郎中卒所至有遺愛民皆立生祠事之聞訃相與聚泣或作佛事以報為人風格清整篤於孝友居官為人所難忠實若與神契董作華亭水不可食禱於胥井而泉溢賑荒謁曹娥祠衆舟膠而已獨濟懷安虎暴禱南臺神一夕去衆皆異之自號益齋趙彦逾為墓誌

陳攄字君益鄞人紹聖間宰南劒之將樂敦崇學校奬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兹民無不舉子矣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皆然也後卒於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錫旌福廟額見舊志

徐立之字植夫登州人年二十五登紹聖初元進士甲

科靖康之變以百司扈駕南幸丞相呂頥浩最知遇之及秦檜當國丐祠居鄞徜徉里閈三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年踰八秩手不釋卷卒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子寅字恊恭以任補官中法科為福建路檢法審覆囚牘累百駁正死罪七十九人歷大理官乾道四年除知無為軍陛辭奏兩淮地有餘而人不足臣嘗因鞫勘歸正人公事以情問之皆以為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此若得官借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餬

其口何苦犯法淮上牛亦艱得乞招歸正人營田免
其牛稅彼必欣然從事畎畝農隙閲以武事備邊之
至計也孝宗大悅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明年歸
奏除大理正命知揚州莫濛協力施行屯田事措置
淮東山水寨及民兵總首子寅往來相視六年正月
自兼權駕部郎為眞四月差知高郵軍兼領揚楚高
郵盱眙四郡措置官田俄改知泰州七年四月除提
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如故淳熈元年名除工

部郎依舊措置官莊再遷大理少卿三年六月論罷
起為淮南運判運副歴揚州楚州修築高郵興化寳
應縣石閮斗門函管隄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紹
熙三年知台州革秋苗偽鈔去軍士虛籍榷酤征稅
大率從寛而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為優寜海邑庫久
廢買田五百畝以振之蠲民户積逋十餘萬五年除
廣東提刑次年卒官
王次翁字慶曾其先濟南人景祐五年仁廟臨軒策士

其祖异中首選已而視程文有摩改處特降第五名次翁克世其業齊魯之士多從之號兩河先生崇寧二年以易魁禮部別院辟廱初建又以詩書易三經就試俱第一除辟廱正時梁師成用事爲士多至華要號隱相一日命與次翁友者潛攜文卷以去既而來謂子文達天聽矣將處以臺閣次翁笑語之曰文閽遣中其諱幸取易之友亟取以授併與友絶師成銜之出知道州徙容州政事一以陽城元結爲法作

漫軒思元堂而甘棠之愛在焉紹興初自廣西運判召對論定規模圖中興等事忤時議丐祠寓金華六年呂頤浩帥長沙辟參謀遽乞休致貧特甚潘良貴訪之閳敗幃之下運籌聲視之乃推元元數耳尚書呂祉薦於朝七年有旨落致仕八年召為郎中累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欲任子文秩次翁執奏繳還之上曰王次翁詞婉而理直論事者不當爾耶從稟閼員三省以王鉌林待聘及次翁名進上曰王次

翁文章似王安石德行似司馬光遂除工侍四蜀閫
帥宰執以次翁張壽擬奏上曰王次翁經術人也不
可遠去朝廷於是壽帥成都而中外知次翁將大用
矣十年除御史中丞首言和戰本一事靖康以來領
兵之將方動而排之使收議和之使欲行而阻之復
止一進一却致此艱難權令之宜雖以和為名而實
不可忘戰備上嘉納之朝廷差李泗為江内巡檢宣
撫司不受乃以所親丁俊為之次翁言一巡檢不足

論然法令沮於下而不知朝廷之尊寖不可長遂覈正之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圖積習浸久將有大於此者王次翁所論深明國體即頒示諸將都統制呼延通因内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一時驕將聞之震讋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七月拜參知政事十二年扈從太母回鑾金使邀金無厭次翁顯絶之而密令提舉事務者隨宜以給金人憚其剛嚴人謂知體上議遣使報謝次翁請行明

年竣事力丐退政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來居鄞之西湖盜嘗罄其室或請白有司笑止之曰凍餒使然耳何尤上聞之賜銀絹各千十四年致仕十九年薨被旨護葬清凉山孝廟即位詔贈太師有兩河集易說春秋旨義元元通數等書藏於家三子伯庠紹興二年進士試教官中第一為淳熈侍御史有直聲伯序紹興五年進士第五人仕宗正丞伯厖以朝議大夫致仕

陸寘字元法其先會稽人曾祖軫尚書左丞佃之子也慶歷中知明州叔傳建中靖國及大觀中兩知明州從兄長民宣和中知明州寘嘗為明州録事崇寧中奉行安濟居養漏澤有勞秩滿就除通判其後為淮南江浙荆湖發運判官建炎間卜居鄞之梅谿奉祠垂三十年工詩喜篆隸手抄經史洎釋老書親加籤校數百卷子孫甚蕃内任丞郎外任守倅遂著籍為鄞人

陳之翰處士鄞人陳忠肅公瓘誌其墓云字憲之居西湖少有志操治經求大旨為文不蹈襲時語三上禮部不中因不復應舉歸求其志大觀二年徽宗皇帝詔舉遺逸鄞之賢士大夫聞而相與語曰此可以得憲之矣州及部使者用衆論薦于朝天子官之知公行實而善朝廷之得士者非特鄞之賢士大夫而已

林暐字公著鄞人嘗任迪功郎韶州司戶曹事恂恂孝謹輕財好施大觀間忠肅公陳瓘寓居於鄞暐獨厚

之雖其從謫他所問遺常不絶建炎四年州燬於兵
暐未暇葺舍宇首捐錢數十萬理學宮且輟田半頃
為養士費太守以風郡人釁宇始漸仍舊貫
王庭秀字穎彦先世居鄞父徙慈溪庭秀與黄庭堅楊
時之徒游從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茍趨時好造詣深
遠操植堅正發於文辭深茂宏達以其緒餘從事科
舉政和二年登上舍第既改秩以侍御史李光薦為
御史臺檢法官在宣和靖康建炎間進言於朝皆發

於忠義自察院遷殿中臺綱益振出知筠州召為吏部員外郎擢左司郎官遷檢正與宰相議多齟齬以直祕閣奉祠而歸長子璧生而穎異不凡七歲日誦千言一過輒不忘以宣和六年丙科登第少年氣鋭負才宏碩方勇赴功名之會悉焚前所為舉子文披閲羣籍無不淹該適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冠其選天不假年終於一待次通判士論惜之出舊志

汪思温字汝直鄞人父洙以春秋之學知名政和二年

思温由太學上舍中乙科旣改秩知餘姚縣高宗登極提舉江西茶鹽歴郎曹出知衢湖二州入為太府少卿知臨安府遷兩浙計度轉運副使復還太府紹興二十七年致仕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餘姚瀕海有堤久而圮思温修復之並海田免水患者六十里燭溪湖二斗門高下不等東西爭利思温相地宜徹而平之灌漑均五鄉錢唐渡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弭檝邀利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操

舟者獨無恙思温曰若不戮此輩殺人未艾也悉捕

繫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

其數以五采别異之置吏監渡給號登舟即過數而

號與舟不類皆不受人給直有定例除十之一以備

繕舟自是人不病涉蹠龍山河復舊閘啓閉出納如

外沙之制舟檝皆便之鄉有義莊以給仕族親喪之

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自思温割田倡之也年八

十一終子大猷字仲嘉既補官復中紹興十五年進

士乙科乾道元年以大宗正丞兼吏部尚書郎又兼戸部右曹輪對孝宗謂輔臣曰蹠通詳雅有議論今日有用之材也權刑部侍郎取建炎以後續降指揮二萬餘條删其繁重定其當否編為條册上嘉賞之同列以殭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請依太祖舊法贓滿三貫者皆斬大猷曰太上與民更始非以刃殺人者一切貸死已議為法六項犯者依死處斷非此而但得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寛嚴得中矣此輩知有可

生之路但志得財所全尚多若不分首從雖不殺傷悉皆抵死則凡得財鮮不及三貫者此法既立未必能禁其為盜彼先以死自處則被盜者將無噍類為盜者無復全人究其極而計之死者益衆矣同列請取案例大獻以見定一案聞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纔四人若如舊法則百七人俱死遂從其議借吏部尚書為六年賀金國正旦國信使郊禮行充鹵簿使除敷文閣待制奉祠起知泉州進

直學士知隆興府茶寇賴文正起湖北大猷遣副總管賈和仲討之和仲輕敵敗事大猷自劾再命落職南康軍居住至四年自便漸復職紹興二年致仕慶元五年進敷文閣學士六年薨年八十一方貶謫時或風使通權貴書不聽南康之行親故恐其嬰抱大猷揖之曰使某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今赴星子一尉豈不為我賀其曠達類此三子仲曰立中登嘉定甲戌科為太府少卿知徽州卒

林保字庇民鄞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兩從廣西帥辟
主管機宜文字時方郡縣蠻境將士率俘平民冒賞
保覈正之全活為多歷官知興國軍攺提舉兩浙廣
南市舶皆不拜家居十餘年安貧著書嘗評論夏少
康迄唐肅宗得失號中興龜鑑上之高宗皇帝勑書
褒荅紹興七年上命左司諫陳公輔薦可備臺諫者
公輔奏保問學淵源持論不阿操守可觀丞相秦檜
隔之止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九年入為國子監丞

遷比部郎建議正大成殿武成殿十位侑坐之禮自
是享武成王始不廢牲牢修定明州鄉飲酒禮奏聞
頒行天下累遷權吏部侍郎假本曹尚書充十五年
賀金國正旦使初顯仁皇太后南歸沿塗應奉權增
頃次自後南北修聘往來輒循其例又有請起兩淮
稅者保使回具言淮民凋敝狀頃既復舊稅議亦格
冬引疾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十九年卒年七十一累
贈特進有文集三十卷孫祖洽字元禮以任補官由

鹽官縣入為幹辦諸軍審計司每言理財在節用正
其圖籍窒其滲漏不必趣迫其民財用自足嘗取紹
興乾道淳熙用度多寡之數比擬參定四方無虞之
時反增於戎馬未息之日條具為書未及上因知武
岡軍陛辭奏曰當今百度修明惟財賦不足上軫宵
旰之憂推原其故皆由用度日增孝宗慨然曰誠如
卿言詔取索以聞戸部隔不行時論惜之自武岡除
常州上謂宰執曰此人善治財賦任滿進財賦本末

上曰人皆謂常州財賦不足今林祖洽已及八分以

上遂除司農丞其後提點六路坑冶總領湖廣江西

京西財賦除湖南運判入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兼國用司同參計官陞司農卿總領淮東財賦

自太平州除權戶部侍郎嘉定二年再為淮東總領

四年正月除戶部侍郎歴知建康府婺州皆振其職

六年以煥章閣待制奉祠十一年陞寶文閣致仕卒

年七十九

朱翌字新仲政和八年賜同上舍出身歴官至中書舍人南渡以來建太學載韓厥於祀典皆翌發之徽宗皇帝實録翌所纂也在朝敢言事嘗奏論信外國太堅待金使太厚排衆論太切姑息諸將太深待大臣太嚴立志太弱忤權臣意一斥十四年起知嚴州寧國平江府撙節浮費積緡錢四十萬於平江高宗皇帝視師江上後守獻之有詔嘉奨自祠宫起知太平潭泉三州皆不赴年七十乾道三年卒累贈少師翌

世家安慶府懷寧縣晚卜居于鄞有灊山文集四十卷

薛朋龜字彥益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歷官監登聞檢院兼權工部郎又兼權吏部知興國軍奉祠除知衡州未上而卒子居實字去華守莆陽更新學宮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救荒有績自祠宮召對除倉部外郎陞郎中歷淮西漕使淮東帥閫卒于揚州子揚祖字元振歷官知漳州召為大理丞遷刑部郎中以疾請

外得池州丐祠以卒漳舊有土城高不過五尺揚祖以修築請于朝未之行也及為郎面對申言此州當閩廣往來之衝而城壁不立往時沈師竊發以無備故可為覆車之戒乞以臣任内樁積錢趣辦寧宗乃詔守臣趙汝譡經畫如其言漳人賴之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中宣和六年進士丙科為莊簡公李光壻光與閩紹興國論丞相秦檜欲一識粹中粹中時待次無為校官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為

退謂其妻曰吾觀丙父與秉權者勢不兩立豈久居
此者由是仕不偶自號放齋以著書爲樂檜死方以
舉主脫選調有詩說三十卷行於世
夏承字元茂鄞人以太學上舍免省中崇寧五年第靖
康間任開封少尹北騎犯闕大尹徐秉哲散文牓根
括皇族冀以免死承奮身力爭潛令諸廂毀棄文牓
放散苛留之人紹興二年臣寮䟽列其事國事方殷
未及襃表隆興初有旨承係忠義之人送史館編錄

姓名特贈三官二年贈左朝議大夫

蔣璯字季莊晚居慈溪宣和間鄙王氏之學恥赴科舉閉門窮經不事干謁亦不妄與人接高侍郎閌居鄞城一歲率數次訪其家相對小室晝夜講論告去則送之數里或問閌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於彼願聞其故閌曰某終歲讀書偶有疑而未判與闕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蔣之所長他人未必盡知也況有行義

乎

卞大亨字嘉甫泰州人初由鄉舉入太學升舍有聲靖康間攜二子走行在丞相范宗尹以遺逸薦紹興中隱居象山之錢唐特恩調懐寧簿無仕進意手植萬松婆娑成陰行吟其間自號松隱居士好左氏傳遷固史耽老杜詩喜怒哀樂一寓於詩素習養生導引術醫藥占筭尤極其妙解衣推食賑卹飢寒手製藥餌惠利甚博著松隱集二十卷尚書類數二十卷攺

注杜詩三十卷傳信方一百卷子圜字子車亦有聲
太學號卞夫子登紹興三十年第授揚州倅卒

寶慶四明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寶慶四明志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黄秉元

謄録監生臣王德辰

寶慶四明志卷九

宋 羅濬 撰

郡志九

敘人中

先賢事迹下

張邵字才彦歷陽人建炎三年使金國誓不辱命拘縶於密州柞山寨土牢者半年劉豫逼以偽命不從又

因繫東平府獄踰歲轉徙燕北饑寒瀕死移書撻攬告以天意人心嚮背之所在又寓書向盧五以勸兵遠戰非金人之利紹興十三年始得歸與時宰忤投閑于鄞没葬桃源鄉烏石山子孝曾字主叔以大理少卿没于中山府姪孝祥字安國生鄞縣方廣院之僧房紹興二十四年為進士第一終顯謨閣學士孝伯字伯子隆興元年進士終參知政事

高閌字抑崇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高祖賛襄始居

鄞閎幼穎悟不凡八歲誦經史通其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書閎曰非史記老子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興君門戶弱冠入辟雍繼升太學初課試文格尚對偶閎特變為古文一時文格遂復元豐元祐之舊建炎初中上舍優等紹興改元賜進士第釋褐諸公方欲薦引丁內外憂服闋執政交章稱閎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居經筵勸講之地五年令內殿引見改左承奉郎除正字論薦舉之弊與天下

之勢最急者在機會又請止賜新進士中庸篇而儒行篇雖間與聖人意合實出漢儒雜記非聖人格言乞勿賜又請預嚴水戰之備皆蒙聽納後攝禮部外郎因上殿奏事論及和氣上曰朕見士大夫議論以為輕徭薄賦安民心寬民力可以名和閎曰臣以為此名和氣之一事耳而其本乃在人君有以感之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氣應矣上是其說後自浙東參謀除國子司業引見奏曰陛下復興太學此

帝王盛德事上曰太學興復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
正者為師表故命劉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皆
有御書閣今當依祖宗例建閣以藏御書願時灑宸
翰加惠多士上許之其任司成論事為最詳熏權中
書起居二舍人遷除禮部侍郎以忤秦檜意出為筠
州遂請掛冠居鄉每對士大夫惟舉前言往行可師
法者未嘗及時政得失人物臧否泛觀經史諸子百
家而絕意榮進不戚戚於阨窮年五十七終見舊志

史浩字真翁鄞人祖父詔以孝友睦婣任恤中和之行舉于朝不就浩少卓犖有大志敏悟絶人力學至忘飢渴寒暑叔父木優於學浩以為師朝夕質問疑義反覆切到讀書一經目終身不忘自經史百家至浮圖老子之書靡不通貫年四十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餘姚尉有黠賊聚黨剽刼出没不常監司名捕之六年弗獲浩設計擒其魁黨九人詣縣令恠其不言親獲浩曰捕盜職也彼戮而我受賞吾心安乎令

歎曰處心如此其不待舉主改官必矣任滿諸行在時仲父才為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林一飛来致宰相秦檜意言已留國子監書庫官擬令姪矣浩白仲父曰秦似難與同處且浩以省試前十名於法令當受教官可不安分乎明年檜薨又明年仲父罷簽書樞密院事又明年浩以中書舍人吴秉信薦自温州教授召為太學正再遷國子博士輪對高宗皇帝器之温顔訪問浩乃言曰小臣敢冒萬死畢愚忠聞兩郡

王皆聰明臣謂宜取其最賢者寖別異之以繫人望上頷首兩王者普安王孝宗皇帝及恩平王璩也上方遴選輔翼之人遂遷祕書郎閲三日命兼二王府教授大臣奏王府教授必名對乃除上曰朕已見其人矣浩常力勉二王以孝每詣府講書普安王必名三王子入閤側聽長莊文太子愭次魏惠憲王愷季光宗皇帝上書蘭亭序二本賜二王批其後曰依此進五百本浩曰此趙鞅書訓戒之辭之意也謂二王君父之命不可不敬從數

日問普安王曰見書浩曰能溢其數尤見順承之意又以問恩平王曰未暇浩驚曰郡王朝參之外何日非暇而至違命乎已而普安王書七百本上之璩卒無進一日上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浩又謂二王曰是皆平日供事上前者以庶母之禮禮之不亦善乎月餘浩問普安王曰如教授言又問恩平王不應上尋召諸宮人入具言普安王加禮如此恩平王無不昵之者上由是益賢普安王詔立為皇子封建王以浩

為司封員外郎建王府直講建王以内知客龍大淵曽覿善飲酒多置酒會之浩因講周官酒正曰周官一書大抵於財無不會者獨於膳羞曰惟王及后世子不會及酒則曰惟王及后不會不言世子葢世子之飲亦在所會也何者酒所以為禮亦所以為禍世子奉君則當忠奉親則當孝苟以狂藥動蕩其心於忠孝能勿慁乎彼方求其主鬯以奉宗廟元良以正四方酒正於此安得不節之以數而會之於歲終也

建王瞿然起曰謹受教自此節飲大淵覿由是銜怒
上以浩輔導皇子裨益良多特遷宗正少卿完顏亮
侵淮上議親征建王上奏請將兵為前驅浩方疾作
聞之驚起亟具衣冠趨府取左氏春秋里克論申生
及漢書四皓論孝惠將兵事為建王讀之且舉唐肅
宗事言艱難之時父子豈可跬步相捨建王大感悟
即使草奏痛咎前失又以劄子上皇后上大喜語大
臣曰史浩真王府官也未幾亮死上幸江上視師建

王從行浩與之俱駕還建王為太子浩遷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高宗尋下内禪詔孝宗踐阼四日遷浩中書舍人又六日兼侍讀上問今設施何先浩對莫如保固邊鄙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妬賢嫉能所廢黜多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治斯舉矣張浚已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材也上從之浩又言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請悉召之尋遷浩翰林學士張浚以召至浚位特進爵和國公上將以為

江淮宣撫使拜少保浩曰浚名重當世久為秦檜所
抑旣大用之恩禮宜加厚乃進少傅升魏國公於是
上有經畧中原之意浩草浚制云誦宣王任賢使能
之詩朕喜得將明之助鑒光武畧地屠城之戒公宜
以安集為先意欲令先固邊疆無浪戰也上語浩中
外臣僚朕不能徧識卿疏其所長以待選用浩疏三
十四人後上每有除授皆於是乎取多至宰相執政
侍從岳飛忤秦檜死於棘寺槀葬牆角浩請追復元

官以禮改葬録用其後又奏趙鼎李光前朝望臣以無罪竄貶而卒請盡復職名且官厥後上悉從之浩參知政事上皇使内侍名至賜食諭曰卿在皇帝潛藩備殫忠力皇帝孝愛卿輔導之功也今得卿為輔弼吾亦安心又曰卿皇帝親臣凡事宜直前規正不可回忌尚書户部員外郎馮方見浩曰上命修玉津園浩即坐作奏恐損恭儉之德上即批賜已令臨安府不得修造方猶在坐共嘆上從諫之美方曰以方

所見此等小事且放過無害恐久必厭倦浩曰人君一嚬一笑繫天下休戚子必待天下進花石如宣政間乎浩則不然若信吾說無小無大不貳此心苟不見信一旦逐去予心無憾矣江淮沿邊諸郡競招誘山東人皆高其官爵厚其錢粟以來之朝廷竟日為之換授官資撥給禄賜無已時浩上奏大略謂湯文得天下之心非謂天下之民先歸湯文之國也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百里之豊何以容四方之

人而亳與豐之地方且疲於贍養日益窮蹙又何暇修文德以格遠人哉今北兵日為姦謀以撓我日縱流民以困我沿邊守臣由之不知日以招来為事自去冬用兵以来歸正之官已滿五百皆髙官大爵動欲添差現闕歸正之民不知其數皆竭民膏血惟恐廪之不至駸駸不已布滿東南蠹食既多國用益乏已来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来者待之茍薄必有怨心終亦何所濟今説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

原人心夫內修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人足使彼之士民願立於朝願為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為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茍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尚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獘古今之至戒也夫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萬里皆我故疆乘中原愛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天

下孰敢以為非今既未能乃區區招集逋逃之人以為繫中原人心此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北兵擾亂之後兩淮蕩然驅逐殺戮不可勝計慟哭之聲至今未已此皆當如飢渴如救溺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畫而廟堂之上率嘗以大半日力整會歸正人宣撫司沿邊諸軍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舍近而謀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攜幼莫不皆言去虎狼歸父母嗚咽流涕以手加額不知

者覬之真若可喜然廩給禄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未必不剌取國事歸報敵境況其間往往本心有為間探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三弊也願陛下密飭沿邊守臣其有至者諭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為汝輩久此陷没欲圖拯濟若為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舍墳墓棄親戚而来若為和計則干戈既戢汝等無戰爭徭役之苦四海一家往来無礙朝廷亦豈遂忘汝等

宜各安本土以俟議定則彼將無所怨而敵聞之亦知我國有人矣自是葺藩籬保形勢寛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修而教興國富而兵彊機會之來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浩之在翰林也議於瓜洲宣化采石為城塢堡塞以防敵騎衝突置軍人妻女於塢中屯戰艦其下使事急有勢援賊不得遽窺大江既叅政事復伸前説且為轉般倉上以馮方為提

舉修築之浩又議開運渠自瓜洲通揚州自采石通和州皆以其土積北旁植楡柳以障敵騎他日可以運糧又議於沿江淮及上游荆襄久任守臣以山水寨總首為兵官各扞禦一郡凡有要害併力設險以守之各舉所親之有材勇者以為異日用且徙其家城中以僕御為防守不假有司資糧惟每歲春秋大閱厚加賞賜仍許以他日有警止守一州不必出境臨戰庶幾固守藩籬藩籬既固乃遣王師攻討四出

為犄角之勢首尾相應則我諸軍出戰如蛟龍乘虛空而上苟不如欲則退居所築城堡如九重之淵上深然之命方就治其事既而張浚辟方為督府參議官事遂寑浚奏請進兵取山東浩兼知樞密院力陳不可事少止隆興元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復有山東之請浩以兵力未盛民力未蘇財力未足遽舍内以事外未見其利宜徐㠯張浚来議上從之

四月後至乙亥與陳康伯及浩俱在上前後請上即日降詔幸建康上顧康伯康伯無語乃顧浩浩曰萬乘一動有名則可以臣觀之其動有三一曰親征二曰勞軍三曰移蹕臣謂今日皆未可也名曰親征則敵必以大軍應我無故而招致數十萬人寇邊何以應之謂之勞軍則用度當如上皇時上皇曩歲之行帑藏耗費郡縣供億諸司諸軍往來饋遺益費緡錢數百千萬姑計內藏一庫所出已千四百萬緡他可

知已今復為是六軍聞之必喜苟所賜不能盡如前日之數必皆怨望是可已而不已者若曰移蹕其於進取固為順便第在今日則又有未安者更須熟議上不悦曰移蹕只是移蹕又復何議浩曰未審陛下自與六宫往亦奉上皇以俱若奉上皇則建康未有德壽行宫又未知上皇行止之意若何臣料上皇未必肯行也上皇不行陛下安得與六宫往儻陛下自行乃是親征非移蹕也若今親征俟有功乃回乎不

待有功而即歸乎必俟有功功不可必則卒未有回

鑾之期苟無功而還則與上皇視師之行無以異亦

復何益以是思之三者皆未可也抑臣聞之古人不

以賊遺君父今必俟上臨陳乃能成功安用都督哉

況留上皇於此而陛下遠適千里之外不得朝夕侍

左右敵以一騎犯淮則此間騷然少有奔竄上皇能

不動心乎陛下父子慈孝如此今日豈可跬步相離

上始悟謂浚曰都督姑先臨邊俟有功緒朕何敢憚

行令未須下詔浚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浩曰今日陛下事體與漢祖以匹夫創業之時不同既退浚問何謂不同浩曰漢高帝崛起草野以圖帝業得之則為天子失之則為匹夫何顧藉之有上皇以祖宗二百年天下授之上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儌倖欲為漢髙輕易之舉一有蹉跌悔何及哉間六日浚奏欲取山東浩問浚曰不知江上之兵今有幾何曰二十萬浩曰以幾人守江淮以幾

人之山東浚曰留其半以其半行浩曰陸行乎舟行乎浚曰用舟浩曰若捨舟遵陸必棄其舟苟不棄舟須兵守之當幾人乎浚曰一二萬浩曰因糧於敵乎使人運糧乎浚曰運糧浩曰舟既不可棄運糧之人復當幾何浚曰一二萬浩曰如是則攻伐之師止六萬人敵必不以為恐且淄青齊鄆等州雖盡取之未傷於敵敵若犯兩淮荆襄為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是時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警急應援所用

何人若無其人則雖留十萬之衆亦無益也明日復奏對未決又明日浚奏督府之用浩問須日何以取辦浚曰第取之民間如燕山錢免夫錢之類皆舊例也可令長吏諭之爾曹不捐財助邊敵至皆為所有不如以與國家還以保庇爾民民見利害豈得不從康伯與浩同奏曰必欲取於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知不可乃給空名告身五百俾之鬻爵自是連日奏對一日浩與浚對坐待漏院幕次康伯以病告不至浩

謂浚曰今日鋭意欲用兵豈非以祖宗大讎未復必欲一舉空朔庭以洗中外積年之憤然而醫人之國當觀其時審其勢方今上新即位内政未立而遽動干戈於邊鄙則財用必竭人心易揺是徒慕復讎之名初無其實也莫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浚曰此言良是但浚老矣浩曰晉滅吴杜預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叔子立規模而元凱成其功也相公若為後人立規模使後人藉是以有成則亦

相公之功何必身自為之及奏對浚不復言邊事尋
内引朝辭乃力請於上曰臣早間再與史浩議其意
已不可回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上由是不由三省
樞密院徑以金書牌自命諸將出兵外廷莫之知也
浚乃還建康上一日謂浩曰兵當以義為先今朕為
二聖不共戴天之讎而舉義莫大於此者當無不克
浩曰為此舉兵誰不曰義然以臣愚見當更兼德與
力言之譬有人焉鄰家侵奪其先人之田廬為子若

孫義固當復然彼得之者益富我失之益弱而吾之德既末盛力又不彊苟欲取之不惟無成恐復有損爾泰誓有云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葢力同始可度德德同始可度義左傳謂犯五不韙而伐人為喪師之宜實以不度德不量力為首然則又焉能克哉故雖文王猶曰大邦畏力小邦懷德况其餘乎今彼於德義固不足力則有餘故敗盟犯順如此我若以不共戴天之故不暇益厥德不待壯其力而冒昧以往誓

不俱生此四夫之報仇也五月戊戌浩得邵宏淵狀言準御前金字牌奉聖旨擇日進兵謹具知稟事大驚始知是月甲午師已渡淮矣以示康伯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出兵已數日吾人俱以宰相兼樞密事而不得與聞將焉用相乃見上求罷政力請再三不從先是龍大淵曾覿積怒於浩金安節周必大又繳其知閤門事詞頭二人皆浩所薦大淵覿愈憾浩以情告上始有允意問曰丞相每言不可用兵兵固

不可用乎對曰非不可也乃未可耳自紹興和戎天下咸謂假和以為戰計耳然日觀朝廷之上凡所施為有制禮作樂文飾太平之事無枕戈嘗膽圖報大雠之心二十年閒苟且度日内外宴安上下逸樂遂成徒和矣將何以上回天意下感人心乎今陛下新立柰何亦無所施設遽欲成不世之大功於一旦哉臣料今日之師必不克也上默然浩乃拜辭而退又三上表乃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又辭得提舉

洞霄宫浩罷十有四日符離失利大軍十三萬人一夕奔潰死者不可勝數資糧器械委棄殆盡六月浚上表自劾上哀痛之降詔罪已浩上表張浚忠義有餘令此小挫出於不度彼已然其心惓惓忠於為國古人不以一眚掩大德陛下若技拭用之責其後效自此必詳諦熟審不敢妄發也乾道四年除浩知紹興府六年丐祠丁太夫人憂八年判福州淳熙元年丐祠四年名為侍讀上在位寖久多閲士大夫論奏

往往熟爛疎漏少當上心者近習窺指益毀儒生因
勸上以右武浩獨深言其不可於是進讀三朝寶訓
一日讀至太祖皇帝開寶五年命侍御董淳周渭劉
商英往京東京西四路相度田稼檢察公事四人者
小臣皆儒士故太祖特舉而用之浩因奏曰五代惟
專用武朝無儒者故相尚為威虐敗亂接踵及太祖
皇帝英武開國獨降意屈於儒士夫二帝三王之道
固不寄於長槍大劒之人必講於圓冠方屨之士自

戰國秦漢聖人之道不傳而治道益卑千有餘年然後道術復明文治熈洽實我太祖崇儒重道之力上自是不復有厭薄儒者之意矣開府儀同三司曾覿鄭藻輩頗為縉紳所指目遂漸興朋黨之説浩極論姦邪欲陷正人不為朋黨之説則無以盡逐之人主於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上大悟黨論遂沮浩常言吾無以報國獨知薦賢耳在經筵援故樞密直學士陳襄為講官薦士故事舉石𡼏陳仲諤汪義端石斗文

沈銖等皆疎逺下士上皆名用之五年三月拜右丞相故事大臣每進擬得㫖退即批付諸曹施行自龔茂良罷政曽覿言其進欵多挾私以脫取上㫖上乃令以所得㫖審奏事多留滯浩曰此非祖宗舊規是明示天下以不信大臣爾大臣不足用何不退斥而直為此形迹也上然之免審奏於是四方士大夫待除授求見者八百人浩日見百客八日而畢不兩月八百人皆去十月樞密院以殿前司軍籍闕請使自

招人三千以充之由是諸軍競掠人於市人皆奔竄
行都騷然被掠者往往斷指以示不可用會百官以
會慶節詣明慶寺祝壽市人遮道言者數千浩奏已
掠者請悉縱遣衆乃散而北關之郊掠人猶未已軍
人秦忠楊忠因聚衆擅入民家刼取財物民既爭護
又有奪軍人旗榥者得之送大理寺明日上命軍中
勿復招人棘寺迎合樞密院意以為市人陸慶童者
非被掠而助百姓謝三六毆軍人十一月上欲以秦

忠楊忠陸慶童皆從軍法處斬浩曰諸軍掠人而奪其財故至於鬬則起此釁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施行若陸慶童者特抵拒之人耳可同罰乎況百姓自有常刑豈可一旦律之以軍法必欲重其罪流之其猶庶幾也上大怒不可浩曰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言等死死國可乎此豈軍人語上變色震怒厲聲曰如是則以朕比秦二世

也浩曰自古百姓怨其君者非一如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特秦二世為然上拂袖起入徑降吉密院施行浩力求去位復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其後有言陸慶童之冤者上亦悟曰史浩當時力爭朕不用其言甚悔之八年八月罷侍讀辭歸上燕之内殿浩因言時務八事又露章薦鄞縣主簿薛叔似等十五人十年八月以太保魏國公致仕浩再罷相在經帷嘗書車攻詩序陳述孟軻乘勢待時之說以賛恢復之

圖又書唐太宗語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
復陳其説願以治安中國為本則復中原如運諸掌
既歸有示以張浚行狀者浩曰此心天實知之主上
實知之不恤後世之無聞也光宗即位進位太師紹
興五年薨謚文惠寧宗即位追封會稽郡王以其子
彌遠實贊更化又兩追封越王更謚忠定配享孝宗
廟庭長子彌大字方叔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賢肖其
父終禮部侍郎次彌正字端叔終浙東提刑令丞相

彌遠字同叔寶文閣學士彌堅字固叔其第三第四子也木字繼道與薦書貢辟廱建炎三年金人至木載其姑姊妹凡五族百餘口逃于海傾資給之悉免于難平陽縣主簿王敏著陰隲記浩為立石其後取科第登仕版駸駸方盛云

魏杞字南夫自焦山徙居于鄞以祖鉌致仕恩補官中紹興十二年第知常州晉陵宣州涇縣皆有能聲歷官至宗正少卿隆興初金人聲言南牧而意在尋盟

丞相湯思退薦杞有專對材假禮部尚書充使杞母
向氏既老免以盡節行次盱眙金遣趙秀恭等於境
上往復商搉杞於言辭稱謂凡關國體者必致㩁釐
之辨未幾北兵數十萬驟至杞竟護禮物舡抵高郵
金復索信使面議杞復奉命北行北兵脅之於道不
為動比至朔庭乃絕供具以困之杞慷慨陳義卒定
和議正敵國之禮歲幣損五之一乾道元年使還除
起居舍人累遷給事中闕陳居仁闕論幸臣曾覿龍大

淵恬寵孝宗曰只為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奏聖慮甚

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致偏勝攝禮部郎中嘗奏論臺閣宜

多用明習典故之士上曰知名之士試舉一二居仁

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在臣言李壽莫濟豈

應棄之侯國上欣納丐外得徽州還朝入對上褒諭

曰新安之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為朕言除户部右曹

遷樞密檢詳諸房公事歴左右司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淳熙十一年借吏部尚書賀金國生辰還

除起居郎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察官奏旅櫬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爇居仁繳納請增為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為之勘驗得實方許埋瘞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之曰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前郊祀四日為真奏論上有恩惠而小民不與名為寬逋負足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足以惠姦民爾願盡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從之一日面對謂陛下親細故而忽

遠猶事末節而忝大體願深思漢明帝黄老養性之言俯從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智慮以順精神上嘉之次日語輔臣居仁之言甚忠卿等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即省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之體卿等熟復其言可也甞兼直學士院上臨朝曰官欲擇人信非虚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令内外制獨陳居仁當之略不見其難十五年丁内艱去國服闋歷知鄂州建

寧府鎮江府福州凡典五郡皆有惠政慶元三年召赴行在疾作以華文閣直學士奉祠而歸卒今中書舍人卓其子也

趙粹中字叔達世家密州諸城父左朝散大夫濬始居會稽卒葬于鄞遂為鄞人粹中與弟大猷同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歷官至太常寺主簿進恢復機密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强要策十卷給舍看詳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遷太府丞累遷吏部侍郎出知

池州湖州奉祠年六十四卒先是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粹中謂廟議未定考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參訂本朝名臣奏議萃而成編上之謂太祖當居第一之室永為不祧之祖太宗當居第二之室永為不祧之宗遇祫享當奉太祖居中東嚮昭穆旁列未果行遺表猶曰推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功後八年定廟議如其制始發之者粹中也有文集十卷奏議二

卷梅堂雜誌五卷史評五卷見宣獻公樓鑰所撰行狀墓碑子導字立之六歲而孤事所生母孝以父遺澤補官授永豐主簿改南康户曹每恨禄不及親期至皆不赴該慶實登極恩不願循轉安恬養素篤志好古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淹貫文章自成一家家儉約而卹孤賑貧無吝色郡守胡槼雅敬之合郡人之辭聞于朝乞旌擢以厲風俗寶慶三年十一月有旨特循一資竟不受年四十七終

趙彥逾字德老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仕至工部尚書晚以資政殿大學士典鄉郡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進觀文殿學士以年乞身開禧三年薨年七十八累贈太師吉國公本家未發到行狀今用壙誌修入

鄭鍔字剛中自福州徙鄞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旁通子史百家文備衆體尤以詞賦得名開門授徒來者雲委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仕至屯田郎官寧宗在英邸兼小學教授嘗進勸戒元龜後特加贈且官其

子沅

揚王休字子美象山人肆業蓬萊山僧庵中至雪積其背而不自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為黄巖尉鋤治姦豪人稱鐵面少府歷知洋州金州除利路轉運判官成都路憲漕二使以户部郎為湖廣總領入朝累遷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在金州創西津浮梁平鬼愁灘罷茶場鬻茶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綱馬損均敷之數在利路舉行荒政修棧閣由益昌

至大安軍二千餘閒在成都伐石為眉山堰漢嘉西門石梁所至民德之今工部尚書煜其子也

李子列奉化人官修武郎才智卓絶慷慨好義建炎三年冬金兵至明年正月己未破明州諸縣悉遭焚燬子列率義勇援兵社夫凡一千一百八十四人拒敵庚申乙丑丁亥三戰于泉口招賢等路敵不敢進奉化獨全敵去兵罷犒給之費餘萬緡皆子列身任之事定虛張功伐冒賞者甚衆子列獨不言士大夫常

誦其事蔡文懿公幼學云渡江之初帥守弃城者相踵也而子列獨以身捍一邑然則安危之勢豈不以其人哉推是而言士之抱負愈偉則功名之所及愈大觀子列之事亦可以興起矣敵方盛時有王從侍二親避地南来聞義勇所聚投之衆見其北音以為姦細將殺焉子列察其士族曰無害善良問知其為三槐家益善遇之從後知信州每語人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子列事親孝父嘗慶壽百客皆集壻劉氏

獨不至問之則以通租三數百萬繫有司子列即如數載錢輸官取𦐂以歸其宏略類如此今其家資産不逮前而顯達駸駸元白其孫以稱以制其曽孫也

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後徙鄞年二十四舉于鄉補國子監爲選首居太學不茍同每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慕臨川陸九齡之賢從而學焉乾道五年省試第二調官歷餘姚尉揚州教授八年名爲太學録以昔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

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
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内侍問姓
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㷂曰道與
職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在職纔八旬得髙郵
軍教授而去後充浙東帥屬髙宗山陵充修奉官移
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
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絶矣於是治並縁為

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振卹煥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嘗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上猶簡記特許升擢遂通判舒州歸俟官期益篤為己之學奉親孝自疑性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其存心養性率類此史忠定王浩創義田於會稽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佽助有差煥白王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

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為無窮之利雖病猶不廢書拳拳以人才國事為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昔曽子論弘毅之士仁為已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悅親以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耶序而銘之忠定王悼之尤切一時名賢親炙其言行者多誌之以傳世稱之曰沈先生有文

集五卷嘉定十六年寧宗宫官其子省曽今天子即位追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謚曰端憲焕之祖子霖字澤夫貢辟廱調惠州博羅縣主簿無仕進意號逍遥翁父銖任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俱以明經為鄉里師表銖甞問道於焦先生義方之訓尤嚴故諸子皆修飭有聞少子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趙忠定公汝愚以遺逸舉之史忠定王浩使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慕象山陸九淵九淵長二歲簡師事之自為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趙忠定公汝愚去國狡者造無端語文致其罪國子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時為博士請列銜不許遂上書言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深知不必深辯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

臣恥之亦斥去嘉定元年召除祕書郎累遷將作少監出知温州以駕部外郎召歴將作監丐祠累加寳謨閣學士寳慶二年薨簡居德潤湖濵以湖在慈邑易名慈湖宗其學者不稱其官皆稱曰慈湖先生淳祐壬寅秋郡守陳塏出公帑錢六十萬米二十斛命邑令曹郃建祠于學得隙地成德堂石爲堂三間洎水過廊各三間像設有嚴爲慈湖之學者有鄉校肄業士論韪之

高元之字端叔韓武烈王裔其父始著籍于鄞元之少貧借書以讀凡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之書靡不究極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再過尤邃於春秋采諸儒所長凡三百餘家删㑹為一書間出已意號義宗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可工文苦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為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来日曰感回波曰力𠻳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讀者嘆其精深悲其志事親孝浣濯炊爨必躬教

授鄉里置田不半頃割十畝遺親黨輕財如此父葬奉化之察廡結廬墓側在萬竹間著萬竹先生傳五上春官特恩不就年五十六慶元三年卒宣獻公樓鑰銘之有義宗一百五十卷易論詩說論語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槀藏于家

舒璘字元質舊字元缺六世祖居明之奉化父澈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終通直郎璘弱冠捧鄉書入太學時張

宣公官中都璘每請益有所開警繼與兄琥弟琪從
象山陸文安公遊琥琪頓有省悟璘則曰吾非能一
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
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朱文公及呂成公
兄弟相與講切旨意合同嘗徒步之金華謁文安公
中途寓書于家曰儆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
為美境其所養可知乾道八年以上舍賜第兩授郡
學官不赴繼為江西漕屬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

與璘處了無疑閒分教新安士習頓革是邦大比詩久不預賓送而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公正謂璘為當今第一教官尚書汪公逵為司業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新安將誰先卒剡薦之璘雖受知於人未嘗徇俗稱門生曁宰平陽邑大事殷酬應亹亹嘗曰蒙雜而著時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為改容秩滿授宜州倅致仕卒年六十有

四璘姿稟粹和學術正大嘗自言淵源所自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謂文元公父庭顯)琢磨璘融會諸公之學且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端憲沈公煥)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程文以範後學璘文實冠編首正獻袁公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文元楊公簡謂璘不失聖門忠信之主本宣獻樓公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其為諸公欽服如此徽學有祠而祠於鄉

者惟奉川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訪璘遺像迺合端憲文元正獻三公祠于泮水是為四先生祠詳見楊簡素變所撰墓誌祠堂記

烈女

冀國夫人葉氏父家慈溪歸鄞邑史簡年二十五而寡四壁蕭然有弱子幼女未幾子又喪夫人日夜抱幼女泣曰天乎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耶尚冀幸遺腹生男子庶幾有託果如所欲於是毅然有不可奪之

志或謂夫人曰生事窘甚一襁褓之子遽可保乎夫人曰固也非不知可以再嫁而再嫁者非女所宜寧死耳非所願也况吾熟視兒眉目精爽異日當起家萬一不育而終無所依吾豈不安於命哉惡衣非食杜門自守俾女組績教子讀書人不堪其憂夫人益自若也逮其子長勉從鄉先生游夫人每戒之曰縱觀聖賢之書而操筆作語為士者孰不能要當慕古人行已為貴爾其子愈自刻勵遂以問學德業為士

大夫稱道夫人年彌高資產浸饒行而益務儉約待
妯娌和而有禮御僕妾嚴而有恩䘏人之急無吝惜
鞠養遺女凡數人使各得所歸年八十六政和八年
卒子名詔字升之以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之行舉于
朝不就孫才曾孫浩五世孫彌大彌遠彌忠彌愈彌
遜彌謹彌志彌應彌鞏六世孫巖之嵩之佺之皆登
進士第才終發書樞密院浩終右丞相彌遠今為右
丞相其餘位侍從卿監任監司郡守者方盛而未艾

人皆謂夫人守義積善之報以孫曾贈典凡十八封
至冀國

安人邵氏名道沖字用之武經郎林延齡之室家定海
毋朱氏方娠夢丹雲金篆在霄漢間生而敏慧未齓
知書少長觀漢書資治通鑑至成誦歸于林姑嫠居
亡愛子斥匳具營喪葬無靳色姑疾經年醫禬備至
人稱其孝延齡仕不進一閑十三年邵安之觴詠琴
奕以相娛從宦四方覽西湖荆溪秦淮之勝及親賓

往還隨事賦長短句脫略脂粉氣習殊無滯思又喜䌷內典手書法華圓覺金剛等經閱傳燈錄有所省輒賛以偈頌子謙會稡所作成編藏于家

孝行

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毀傷肢體為害義而待䘏仇公愈守四明録楊慶之事其說曰匹夫單人身隔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於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

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葢
退之所責謂不可以訓世而仇公則嘉其心耳今
得如楊慶者又五人童女之孝亦出天性故附見
焉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
父母每病輒以為常自紹聖至宣和刲肝割乳以為
饋親者凡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
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如故每勝日輒以

荀輿載其母行數十里禱于阿育王山佛祠年六十餘視聽聰明負擔行遠如四十許人宣和三年守樓异嘗以其事聞于朝不報姑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悆申前請十二年有旨旌表門閭蠲免賦稅紹熙初守林栗為一新其門臺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金川鄉之雞鳴山人少志乎學母疾革刲體取肝為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底于寧守趙伯圭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親他無所覬

守不奪其志年六十六卒於嘉泰二年葬五磊山

張超昌國縣狀元橋東人家鬻素食為業超自幼孝年十九父榮患氣疾寖篤醫藥禱禳俱無效超乃對佛炷香封脇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病愈實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守趙伯圭舉楊慶例命縣厚加優恤趙師夔岳甫皆嘗申賞賚焉其後父母以壽終葬富都鄉第六都之虞家奧嘉泰四年令葛洪援赦令與免一切科賦徭役仍封植其父母墓禁採樵

者

吴璿定海人父璋以邉功補副尉璋妻宋氏病璿刲股療之而愈年九十三乃終璿與妻楊氏更病男安禮安時皆刲股以進安禮療其母且至再焉璿七十九乃終楊氏尚在年八十九矣前守李沐以聞于朝嘉泰三年有旨長吏常切存䘏府命縣令王百揆建宗孝門以旌之後令商逸卿趙汝鑑重修

童八娘鄞之通遠鄉建嶴人居小溪朱氏崇孝庵之側

一日虎嘲其祖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為釋祖母嘲女以去時侍郎林栗侍親官于此目擊玆事既而來守以聞于朝未報而奉祠去土人曰八娘

僊釋非郡人而事跡著于郡者附見

朱棣字彦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靖康初擕家逃難伏林莽冒谿谷行抵明越之界萬山嵯峨望一石室壁立千仞規含其中忽有老父曰此聖公巖也神人居之上每有金皷聲且毒蛇猛獸守其窟烏可往棣不

顧曰吾止平地而遇寇必無幸者匿此中未必犯於是棄擔持糒沿崖魚貫而進居旬有五日絶無可怖者而岡嶺秀出泉石清洗真僊者所居殆忌其歸望巖竇數有異光心頗疑之因梯竹以上得一黑匣緘鐍甚固一劒横其外啓之中有書與印言役鬼治病之術寇退奉之以去設壇而事之自是役鬼物如反掌最異者能追魂彤脈人有病妻則彤其夫父則彤其子有崇則以法治之無崇吞符亦安合沙鄭瓚嘗

伺其作法往觀焉見其據案而坐運指於袖噀水於口以桃茢麾使而鬼物自至訊鞫論報若官府然問曰此何法也棣曰非法也周天大數也大衍所為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夫天地日月五星列宿與夫山川草木飛潛動植之屬不逃乎是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儒者知成變化之數而行鬼神之數未之知也成變化者數之方也行鬼神者數之圓也棣妻戴氏姙幼子神降于奉化張氏家言上帝使續棣法某日則

生戴亦夢一道士額有珠曰上帝使為丐子代天行法俄入于懷如期不血而生皮髮指甲猶三易其名曰定鄭瓚摭其實記之葢乾道七年也

僧本如明州人姓林住台州白蓮院號神照大師卒夢所居梁木盡壞體闍異香人見雲端有一衲子叱葵發函如生爪髮俱長矣塔近地一日生蓮花趙清獻公抃為作行業記

僧奉真鄞人善醫熈寧中名聞東都沈存中筆談載其

一事云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
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
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
疾勢固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
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
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臟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
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
遂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極喜奉

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越三日果卒奉真之為醫也其胗視之妙不差銖分沈公不妄許可其所録如此則奉真殆和緩之流亞歟奉真號善濟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焰馳聲一時相傳葢三世活人無慮千百數侍郎高閌嘗跋沈公筆談後亦叙其傳受之大略云

顛僧明州人不得其名佯狂頗言人災福王君儀年弱冠寓陞佃門下刀學工文至忘寢食一日顛僧來託

宿佃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挾策𥦗下一燈熒然睥而言曰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書不偶直至年四十八又夢顛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時顛僧遷化已久而来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叵測明年佃入與大政首薦君儀遂除湖州教授君儀甞謂予念欲游四明求僧遺事為作傳以報之而未能

僧普交鄞縣之萬齡鄉畢氏子也幼頴悟未冠從釋初

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問曰師之懺罪為自懺耶為懺他耶若自懺罪罪從何来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歸語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乃造沕潭沕潭知其為法器見入門即訶之擬問則杖之交不敢復進一日忽呼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来交擬進沕潭喝之交豁然有省即以偈呈曰有人問我觧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黄虀飽喫了生

涯只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歸隱天
童山八年偶寺闕主僧郡僚邀之甚力交不得遁居
之宣和六年三月二日沐浴留偈辭衆而逝後七日
開龕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文修持清苦履行孤潔
嗣法者三十餘人皆能傳交之道而闡揚于時忠肅
公陳瓘嘗贊之曰撥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縁
法有塔銘中書舍人黃龜年撰
僧法忠鄞縣之萬齡鄉姚氏子也母初夢神僧託宿于

家覺而有孕既生兩足有文若篆書之木字父母奇之生不茹葷七歲依州之崇教院道英和尚出家博識强記出乎天性諸部經論黙究其義或笑其愍而試之以隱奥辯駁瀾翻旨趣超卓咸以忠虎子名之將歷訪諸方有挽而止之者曰達磨之門真吾所行之地子休矣乃參天童交和尚交見而喜曰子吾宗之法器也俾往謁雪峯需和尚後抵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佛眼稱之曰將知他日益天益地老朽之所不

及忠掩耳而去自是耆德改觀而語句大播叢林游南嶽卜築于妙高峯下庵之左有石如卧牛榜其居曰牧菴述宗教正心論十卷補寒山詩三百篇元談漁父並行於世葢已自利而利他也藩帥爭邀致之復住南木雪葢公安二聖大溈黃龍凡六處禪學輻湊奔走如市隨其根器方便接誘最後在黃龍遺囑徒衆并書頌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咄跏趺而逝葬寺東之香源洞平日持一木斧

以垂接人於是同瘞焉號曰聯光之塔

僧正覺姓李氏隰州人年十一得度十四受戒具十八遊方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之復造丹霞淳禪師忽有悟入向公子諲請住泗州普照寺向時漕淮南嘗夢僧導至一古寺金其榜曰隰州及覺至問其里曰隰州也悟所夢大敬之自此七坐道場名振叢林建炎三年應請住天童未幾北兵犯明境内諸寺皆散遣雲游覺獨曰明日敵至寺將一空幸其尚

為我有可不與衆共之乎已而敵至登塔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所犯人皆歎以為神助天童衆舊不滿二百覺之來其徒爭湊如飛走之宗麟鳳乃踰千二百主事者以糧不繼告覺曰人各有口非汝憂言未既閽人報嘉禾錢氏船粟千斛及門矣紹興八年被旨住靈隱尋復還舊山二十七年十月六日示寂葬東谷塔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參政周公葵銘之覺善為文初若不經意下筆即成中

書舍人潘公良貴請銘大用菴親書之石曰與三祖信心銘相先後矣有語録真賛諸集傳其徒

僧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之龍山人賜號覺雲法師年十八受戒具時目為僧中鳳雛從圓照授天台教義徙從智湧頓悟圓宗年三十為延慶第一座始開講席辯才宏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更主五刹類皆碎于兵燼之餘卒化瓦礫為實所在延慶十年施利山積一毫不以自奉其所創立雲棟雪脊傑然城隅望

之如帝釋天宫然每曰此有為功徳耳要當洪宣祖道張大法門故雖事興建而講貫不休一時名勝多樂與游丞相史越忠定王嘗與劇談見其貫穿禪律纚纚不倦驚曰師禪律並通連曰氷泮雪消同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於繁荅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於是肅然敬異之相與往來尤厚丞相沈公該來鎮謂可表正一方紀綱諸刹遂處以僧職革易宿弊徐而不暴沙彌受戒費省什九至今徳之隆興癸未

十二月十八日示寂葬城南祖塔之側參政樓公鑰時為永嘉學官評之曰師之所存心大而行密體甲而道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測也

僧宗杲賜號佛日大師自稱妙喜菴紹興辛酉忤秦檜勒返初服竄南中丙子檜死被旨北歸還其僧械乃受請住育王參學之人數常千百叢林之盛無與為比常募緣及捐衣盂合緡錢十萬築海塘創塗田以養其徒號般若莊至今賴之其住世行業接物機緣

有語録塔碑在此不備載

僧德光姓彭氏臨江軍新喻縣人生而骨相奇厖伏犀貫腦袁州木平山妙應大師伯華者善相謂此子他時空門棟梁也紹興辛酉大慧南遷光年二十一望見曰此古佛吾安得事之後二年出家徧參諸禪研究宗旨一日見饒州天寧應菴曇華送化主頌曰此真臨濟種草亟往依之雖箭鋒相直然礙膺未決丙子歲聞大慧住阿育王山喜曰緣法在兹矣已而果

大徹慧示以賛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隅名實要相稱非青黄赤白慧歸徑山光奉事益虔遇其說法坐不爭執筆抄録光一歴耳根終身不忘有問輒舉其慧觧葢天資也自號拙庵曰吾平生多得拙力慧入寂光分座仰山後住台州鴻福光孝二寺孝宗皇帝雅聞其名淳熈三年春詔開堂靈隱遣中使賜香是冬詔入觀堂留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意光敷奏直截上大悦賜號佛照禪師贈以御頌明年再對進宗

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接丐閑山林是年夏上用仁宗待懷璉故事亦以育王處之逮移御重華趣令入覲漏下十刻乃退紹興四年改涖徑山光力辭孝宗曰欲時相見耳慶元元年許還育王歸老東庵嘉定三年三月十三日示寂賜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名圓鑑丞相周益公必大為之銘餘事參見阿育王山廣利寺條中嗣法者遍滿四方而師瑞最著

法平字元衡姓缺氏嘉禾人初受席即參妙喜師為書

記後居天童時號平書記工文能詩孫尚書覿朱郎
中希真皆許可之受請住象山延壽院復自蘆山移
仗錫丈號怡雲野人嘗以偈呈史越忠定王王酬其
偈有云團圝壁月印寒潭時有清風埽碧嵐照見山
人方隱几灑然無物自沈酣又云白鷺棲煙一點明
皎然壓倒語全清莫言後代無人繼仗錫行將擅此
名編修陸游尤重之寄詩云放翁久矣無此客闖户
兒童皆動色寒泉不食人暍死素綆銀瓶我心惻千

金易得一士難晚逆淹泊眼愈寒豈知一旦乃見子
傑語豪筆無僧酸門前清谿天作底細細風吹縠紋
起倚闌一笑誰得知愛子數詩如此水江湖安得常
相從浩歌相蹋卧短蓬功名渠自有人了留我鏡中
雙頰紅又寄怡雲詩云東華軟塵飛撲帽黄金絡馬
人看好渠儂胷中誰得知畏禍憂讒鬢先老舉世輸
與平元衡青山白雲過一生出門曳杖便千里白雲
不約常同行長安歸來雪沒屨劇談未竟還東去到

山分我一片雲併遣春風吹好句有語録集藁二卷

留山中

僧寶曇字少雲姓許氏蜀嘉定龍游人幼從鄉先生授

五經習章句業已而棄家捨須髮從一時經論老師

游挈包來南從大惠於育王徑山又從東林卐庵蔣

山應庵遂出世住四明仗錫山歸蜀葬親又往無為

寺復來明太師史越忠定王深敬之築橘洲使居焉

工文辭有橘洲集十卷行叢林始為蜀士時師慕東

坡後游東南敬山谷故文章簡古高妙有前輩風又倣太史法著大光明藏以西方七佛為紀達磨以降諸祖師則傳之末絶筆故不傳然每自謂於第一義諦心有得人謂我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慶元三年四月二十日辭世臨行頌曰平生灑灑落落末後哆吶和𠴨殷勤覔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

僧師瑞姓謝氏九江人周歲試晬獨拈金剛經族親異之十歲膽氣逸羣不受世羈勒遂出家十五默誦法

華經不脫一字一日語者年云謗斯經者獲罪如是
未審經在何處耆年驚歎二十一薙髮受具徧參諸
宿遂入拙庵德光之室受請住舒州興化寺光送以
偈曰直截全提向上機從教佛祖浪頭低如今已是
難藏掩三脚驢兒觧弄蹄遷浮山投子學徒雲集光
自育王應徑山請難其繼被旨以瑞補其處在育王
九年麈拂之下常六千指法席之盛不減拙庵嘉泰
六年蛻院居西塔時拙庵居東塔四方訪道者交武

於其父子間拙庵順寂瑞復住授子者七年又住華藏未幾還西塔德臘既高務謝絶學者掩扉靜坐而衲子蟻慕戶外之屨常滿嘉定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忽書偈曰大地無寸土秀巖大事畢大事畢摩訶般若波羅蜜謝衆而逝秀巖其自號也葬烏石山妙智塔之左添差鎮江通判樓昉銘之且敘曰惟臨濟之道宏矣六傳至楊岐而始分楊岐四傳至佛日而始大至拙庵而愈盛而瑞繼之三百年間楊岐正脉

流通布濩拙庵與瑞之功為多云

寶慶四明志卷九